

风雨燕双飞



萧逸作品全集（之十三）

风雨燕双飞

〔美国〕萧逸

风雨燕双飞

(美国) 萧逸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2 插页 210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陕版出图字 25—1998—065

ISBN 7—80605—681—5/I·586

定价: 1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25000)

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

《萧逸作品全集》自序

还记得那年——1986年春，我的小说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时间真快，屈指算来，如今已是第十二个年头。

纵观祖国大陆出版界近十几年的发展变化，千舸争流，万花怒放，真是多彩多姿。二十年的改革开放，祖国大陆对于我们早已不再陌生，尤其是这几年在全球普遍性的经济萎靡不振声中，中国一枝独秀地以她高度的成长率，欣欣向荣地向世人展现了她的骄人身段，赢得了举世的震惊与赞赏，也为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炎黄子孙争得了应有的自尊与光荣。

我们知道，决定一个国家或是民族的健康成长，经济建设所带来的物质文明，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但我以为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个国家所具有的精神文明，也就是这个民族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两者并进，才是谋国之福。随着二十一世纪即将接近的脚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其影响力日形显著，一项重整并发扬我优秀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就显得格外重要。

当作家们不再沉默观望，拿起笔来，共同为这项文化重建的历史使命而竭尽全力时，我们的国家前途才真

正有了希望。

武侠小说在面临着此一新时代来临的同时，本身亦曾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蜕变。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在此无情的铁律下，我们因以看见此一固有传统文学之行将灭迹，它的去留及其定位，不仅仅为海内外亿万读者所关注，甚至于更关系着此一独特类型的民族文学之继存，执笔者你我，焉能等闲事之，不小心从事乎？！

《箫逸作品全集》今日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正式集结出版，和广大的读者群众见面，我内心感触良深。三十余年的写作生涯，似乎是应该到了一个重要结算时刻，但却未必就此打住，说到“全集”更似有夸太之嫌，无论如何，它却是现今我所能搜集到有关“武侠小说”部分的绝大部分，遗憾的是，其中一部分——七十年代初期，于香港报章杂志所连载，以后由“环球出版公司”集结成书，为数约在三百万字左右的菁华之著，于今竟然全部流失，一部也找不到了。于此之外，我还撰写有一百数十部电影电视剧本，之后在我初来美国之时，为香港、新加坡两家日报，每日撰写专栏杂文，为时三年之久，算来字数亦有可观，因非小说，自不包括在这套全集之内。读者应该有“知”，不觉哂哂，就此一笔带过。

在陆续拣视翻阅这套全集时，我内心有太多的激动，时而脸红心跳，冷汗涔涔，不觉掩卷叹息。那是因为这套为数二十八部的洋洋大观之作，其中不少部分是属于“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早年旧作，却以坊间早有盗版问世，藏拙也难，“丑媳妇难免见公婆”，今以“全

集”出版，说不得一并陈上，读者明目，以察秋毫，自不难从中窥出究竟，三十年书剑春秋，其实涵盖了作者大半生从事笔耕的心路历程，一时真不知从何说起，正是欲语还休，知我谅我，幸不为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有伟大的民族，才有伟大的作家，以此标竿，期相自勉。



一九九八年仲夏于美国南加州寓所

目 录

第一章	无心惹死罪	有意劫官囊.....	1
第二章	穷途逢贵客	绝艺创娇娃.....	20
第三章	悔恨铸大错	拼死劫天牢.....	42
第四章	拼命劫牢狱	失陷作阶囚.....	61
第五章	王邸惊绝艺	密令震双狼.....	84
第六章	酬恩肩重任	虎穴遇奇人.....	107
第七章	壮士洒热血	将军抱头颅.....	127
第八章	壶中藏日月	井底走蛟龙.....	151
第九章	纵马逃亡急	投伏忆旧悲.....	171
第十章	幸逃死亡关	勇闯虎狼窟.....	191
第十一章	贼窟逢知己	禁地惩狂徒.....	212
第十二章	争雄且避寇	获胜达初衷.....	232
第十三章	虎穴谐鸳梦	龙潭伏杀机.....	250
第十四章	双美争情爱	一剑了恩仇.....	273

第一章

无心惹死罪 有意劫宦囊

天干地旱，很久没下雨了，连风都是热的，吹在人身上，火辣辣的，不用提有多么难受了。

山洼子里拴着一黑一白两匹马。

好像已经拴在这里很久了，两匹牲口都显得很不耐烦的样子，不时地打着喷嚏，蹄子刨着地上的黄土，扬起片片灰沙。

它们的主人就窝在附近山洞里。

瞧瞧吧，一个趴着，一个躺着，挺高的个子，挺壮的身子骨儿，可是看上去就是那么没精打采的，套句北方俗话，就像“霜打了”一样的不自在、没精神！

趴着的一个，二十四五的年岁，黄脸，浓眉。脸是新刮的，青乎乎的颜色，一条大辫子，蛇也似的盘在脖子上。他两只胳膊支着地，手托着下巴，嘴里荒腔走板地哼着小调。

躺着的那个，年岁看上去和前一个差不多，就是大也在一两岁之间。他长眉毛、瘦脸，鼻子挺高挺直，嘴老是闭着，很沉得住气的一副样子。一条油松大辫子放在胸前，身上的黄茧布褂敞着，露出结实的胸脯。

两个人像是一条道儿上的，一股子草莽味儿！

地上铺着干草，两个人就睡在上面。

一旁放置着一只炉子，一个锅，锅里盛着没吃完的兔子肉，竹篓子里有几个破花碗，还有十来个裂了皮的馒头。瓦罐里盛的是清水。

当然，最显眼的还是放在地上的那几把家伙了——一对飞流星、一口宝剑、一口斩马长刀！

那一对飞流星看着很特别，比一般飞流星秀气得多：只有拳头般大小，链子足有一丈五六长。可以想象得出，一旦舞开了，两丈方圆内外，别打算进来一个人，端的是厉害得紧！

这地方，就像是他们哥儿俩现时的家。

趴在地上的那个叫裘方，躺着的那个叫江浪。前者人称“左臂刀”，后者人称“满天星”。

哥儿俩天不怕地不怕，两年前在承德行宫，无意中惊了皇驾，为地方官连同负责皇帝老爷子安危的大内杀手一路追了好几百里地，结果被困在这个地方——玉皇。到现在已经有一两个月了！

白天不能动，只能夜里到城里买点吃的，身上的一点钱已花得精光了。

可真应上“上不着村，下不着店”那句话了。

“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人一穷，啥事可都能干得出来。两个人仗着一身本事，一连做了三四件案子，可油水都不多。

不用说，大概是“生手”的关系。

“左臂刀”裘方一个骨碌由地上翻起来，小调也不哼了，一下子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他妈的！我可真是受不了啦！”

用力一脚，踢飞了一块石头：“这他娘的，哪是人受的！”

他转过来瞟着凡事都远比他沉着，而且一向推之为首的八拜之交“满天星”江浪，生气地道：

“怎么回事，你好像很不在乎的样子？真不可琢磨。我可是受够了！”

还是他一个人在说：“你不走，我一个人走！”

地上的江浪只用眼睛看了他一眼，一言不发！

裘方不禁怔了一下，赌气地套上靴子，又把一口斩马长刀插在了背上。

江浪仍然一动不动！

“你是怎么回事？”

“没怎么回事！”

“你到底走不走？”

“不走！”

“好！”裘方冷笑着道：“那我一个人走！”

走到了洞口，他回过身来道：“我们在‘赤峰’再见面！”

“你还到得了赤峰么？”这一次说话的是江浪。

江浪说着，缓缓地欠起身子来，把一条大辫子“刷”地一下甩到了脖子后面。

他深邃的一双眸子，注定在这个浮躁的兄弟脸上，冷冷一笑，说：“如果想死，你就一个人出去！”

“这话怎么说？”裘方显露出犹豫不安的样子。

江浪身子向上欠一欠，打了个旋儿，只凭着一根手指头，就把整个身子支了起来！

这一手“一指拿大鼎”的功夫，听说走遍江湖，无人能出其右——“满天星”江浪却是习以为常的。

每天他总是要这个样子来上几回，每一次他都会觉得身上充满了活力，头脑更冷静，更能分析入微。

“左臂刀”裘方，耐下心来等着他拿完了大鼎，说道：“你怎么不说话呀？”

江浪冷笑着，把卷起来的袖管放下来：“我问你，身上有多少钱？”

“钱？”裘方两只手在小褂里摸索了一阵子。

摸了半天，他掏出了一个小黄布口袋，解开了红毛绳的封口，在手心里倒了半天。

“他妈的！”

使劲儿往地上一摔，“铮”的一声轻响，六枚“嘉庆通宝”全都嵌到了石头里！

“就只六个铜钱，你还想走？”

“怎么不能走？”

裘方那张黄脸上闪着怒容道：“大不了再干他一票！”

“那你就更别想活着出热河了！”

“你是说……”

“九爪金鹰谭福老，早就在等着我们了！”

江浪冷笑着，又说道：“难道你忘了，要不是我那一流星，只怕你已经废在他手里了！”

提起了这码子事，裘方的黄脸可就变成了红脸。

“我就不信斗不过他！”

“你本来就斗不过他！”

裘方怒瞧着自己这位把兄弟，一时无话可答！

“人要有自知之明，所谓知彼知己，才能百战百胜！”

“这是什么话？”裘方道，“难道我们真得在这山洞里住一辈子？”

“这里有什么不好？有吃有喝又凉快！”

裘方冷笑道：“你到底怎么打算呢，我知道你心里比我还烦，你只是不肯说出来罢了！”

“你知道就好了！”

他伸手在地上拍了几下，示意这位拜弟坐下来。

裘方很不情愿地走过来。

“满天星”江浪很温和地道：“在承德惊了皇帝老子的驾，你以为只是个小罪？兄弟，那你可想错了！”

他又道：“我能确定，现在整个热河，拘捕公文早已满天飞了，‘九爪金鹰’谭福老，你以为是衙门里的寻常人吗？”

“他不是热河府的捕头吗？”

“热河府？热河府岂能容得下他这种身手的人？”

“那……”

“实告诉你吧！他是大内护驾来的高手！”

“是血滴子？”

“血滴子是雍正时候的称呼！”江浪说，“本朝已不这么称呼了！”

裘方皱了一下眉，道：“怪不得那个老家伙这么厉害！唉……”

他叹息了一声，又道：“只是，我看得出来，他虽然赢了我，可是还远不是你的对手！”

“我只不过略略胜他一筹罢了！可是他们人多哪！”

说到这里，他叹了一口气，又道：

“坏就坏在上一次跟他动手的时候，我现了真功夫。这么一来，他才知道我们不是寻常之辈，所以越加的放不过我们了！”

“那到底为什么？我们又不是真的想去行刺皇帝老爷子。”

“可是他们不放心！”

“这都怪我！”

裘方自责地道：

“要不是我跟着去追那匹鹿崽子，怎么也不会跟他老爷子撞了个对头——天地良心，我那一箭是想射鹿的，哪里想到会伤

了他老爷子的御马——真他妈的该死！”

“你该死不要紧，害得我也成了黑牌的人了！”

“唉！你看我们怎么办？”

裘方把脸深深地埋在手里：“全是我害了你！”接着，他又气馁地道：

“十几年苦心练功夫，满打算到中原露露面，成名立业；谁又会想到，连长城还没看见，就闯了这么一个大祸。看样子，中原内陆暂时不能去了！”

“那我们就往北面走！”江浪拍着他的肩道，“你耐下性子来，古北口这条路走不通，我们绕个圈子，改由察哈尔出去，照样可以进中原。不过，一时是急不来的！”

“对！”裘方笑道，“还是你聪明！”

江浪把身上的小褂子扣好，并把腰带扎紧。

“再干一次！”他说，“弄点盘川才好走路！”

裘方龇牙一笑道：“我原以为你办法高呢，原来心里跟我一样，也是这个念头！”

“唉！”江浪叹了口气道，“有啥法子，这叫人穷志短。这是最后一次，还是老规矩，不许杀人！”

裘方点头道：“我知道！”

江浪正想说话，忽然怔了一下，身子趴下来，把耳朵贴在地上听了听。

“来了一辆车！”

他身子灵巧地由地上跳起来，走向一边，匆匆地把链子流星扎在腰上。

“走！”他说，“这一趟买卖要是好！这里我们就用不着回来了！”

说时身子跃起来，三两下子已蹿出了眼前这片山洼子，裘

方在他身后紧紧跟着。

两个人都已经跨上了马背。

眼前是条颠沛的荒道。

“左臂刀”裘方打量着眼前，道：“车在哪儿呀？”

江浪的眼睛掠过了一排树毛子，远眺着弯曲的一条山道。

裘方顺着这个方向看去，打心眼里佩服这位拜兄的“细察入微”。

嘿，一辆双辕四马的黑色宽座大篷车，正以极快的速度向这边奔驰过来……

由于地上早已留下了挺深挺深的车轮印子，所以这辆车只需循着既定的轨迹前进就得了。这么大的车子，跑动起来，连一点点声音都没有！

看样子，眼前这条道，是他们必经之路。

“左臂刀”裘方顿时紧张地抽出刀来！

江浪道：“除非对方先出手，我们不能先伤人！”

裘方点头道：“我知道，老大，这一次找对码头了，来的是个阔家伙，这么漂亮的车，还很少见呢！”

“麻烦也就在这里！”

江浪冷冷笑着道：“越是有钱的人越棘手！”

“这话怎讲？”

江浪道：“很简单，车上一定有跟班保镖的！”

裘方一怔！

江浪长叹一声，苦笑着道：

“以前，我一心一意，向往江湖生涯，跟着你鬼混了两年，现在实在有点厌了……”

裘方又是一怔，道：

“厌了？你不打算到中原去了？我们不是早说好了么？先去

拜武当，再去河南嵩山闯少林，怎么你现在就泄气了？”

江浪脸上苦笑了笑，道：

“有什么意思？就算成了名又怎么样？只不过是两个狐鬼游魂——你我也都不是小孩子了，连个家都没有！”

裘方一笑，道：“家？怎么，想娘儿们了？”

说话的时候，那辆车子来到了眼前。

江浪一带马缰，胯下的马已拦在了路当中。

裘方的黑马也横过身子来，他手上的“斩马刀”，在夕晖之下闪耀出一道匹练般的白光。

这道白光，立刻使得来车有所惊觉！

双方尚离着六七丈的距离，那辆大车立刻停了下来。抡车的一共两个人，好像都是练家子。

车子刚一停下来，这两个人立刻一人一手抢起了两口钢刀！左右同时伸手，带住了牲口的嚼环。

黑、白两匹马已驮着江浪、裘方两人飞马来至眼前！

“怎么回事？”

右面那个车把式扯着喉咙嚷道：“是想拦路打劫呀？”

江浪一笑道：“光棍一点就透，你还真猜对了！”

两个车把式对看了一眼，那个又黑又壮的胖子大声骂道：“妈拉巴子！就凭你们两个……”

才说到这里，只见面前人影一闪！

黑胖子方看出对方之一向自己袭来，已来不及防备，被这人一个大耳括子拍在脸上。

这一下子可真不轻！

黑胖子只觉得头上“轰”的一声，差一点给打闷了过去。

紧接着“吭”的一下子，脖子上又着了一刀背，登时一头扎下去，就窝在那里不动了。

另外一个车把式，是瘦长个头儿。

他看见同伴上来就叫人家给弄趴下了，心里既惊又怕，一抖手打出了一只梭子镖。

距离这么近，万万没有施展暗器的必要。

他这么做，可真是为自己惹上了麻烦。

镖刚一出手，就只见对方那个施刀的汉子一伸手，接镖、发镖像是一个式子。

那只手就那么转了一下，原镖退还！

瘦汉子惊叫一声，想跳开，却已不及，“噗”的一声，这一镖正好扎在了他左面肩窝里！

他又尖叫了一声，身子一退，“扑通”一声，坐在了道旁土堆上。

两个人一下来，连话都没说上，就让对方给摆平了。

动手的是“左臂刀”裘方。

他很得意地回头看了江浪一眼，一上步，用手里的斩马刀一挑马车的帘子。

“哗啦”一下，翻了开来！

车里一共是三个人。

两个全身黑色长衣的精壮汉子，左右保护着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

这个人红黑红黑的一张脸膛，鼻正口方，两耳平贴两腮，上下有弧度的弯出来，耳下有珠，一看就知道是个身处尊贵的人物！

他身上穿着一袭宝蓝色的官纱长大褂，头上戴着同色的京缎面子瓜皮小帽，帽结子是一块挺大挺大的蓝宝石。

面对强敌，他丝毫不显得慌张，手里摇着折扇，那双精芒四射的眸子，很快在两个人身上转了一下。

他身旁的两个黑衣贴身汉子，这时已飞快地蹿了出来！

“大胆！”其中较矮的一个，口中叱着，一伸手，直向裘方那只拿刀的手打了过去。

裘方当然不想被他击中，身子忙向外一闪！

黑衣人动手时，另一个黑衣人却刷地由腰上掣出了一口霞光四射的软刀，紧紧守住了车门。

至于车厢内的那个体面人物，兀自手摇折扇，丝毫不显得慌张。

动手的那个黑衣人，身手较诸那两个车把式强得多！

裘方一连好几刀，都没有伤着他。

看上去这个黑衣人滑溜得很。

蓦地，这个人由手上抖出了一条链子，哗啦一声，链子一端系着一个蛇形枪头，直向裘方咽喉上扎了过去！

裘方身子一个快翻，到了这人右侧。速度之快，有如疾风。

这人忽然觉出不妙，手上的链子枪往回一带，同时甩起枪头，直向裘方脸上抽去。

“呼”一声，由裘方头顶上抽了过去！

这一招走了个空。

“满天星”江浪看到这里，脸上绽出了一片笑意。

他知道自己拜弟，将要在这一招上制胜对方。

果然不出他所料。

就在对方黑衣人链子枪一招落空之下，裘方右手“斩马刀”极巧地转到了左手！

这一手“移刀换掌”的动作，施展得确实高明。

裘方外号既被称为“左臂刀”，可以想象出他必是以左手刀法见长。

黑衣人疏忽了这一点，自然难望取胜了。